

— 世界名著大系 —

Childhood

童年

Childhood

[前苏联] 高尔基 著

SHI JIE MING ZHU DA XI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世界名著大系

第二十一卷

童 年

[前苏联]高尔基 著
刘京春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名著大系/张朝晖主编。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6.2

ISBN 7-204-04505-X

I.世... II.张... III.文学创作—文学研究—世界 IV.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5695 号

世界名著大系

张朝晖 主编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00 字数:4800 千

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0 套

ISBN 7-204-04505-X/I·810

定价(38 册):998.00 元

1

阴暗狭小的房间里，我的父亲摊手摊脚躺在地板上。

他穿着一身白色衣裳，光着脚，而手指无力地弯着。

他安祥的眼睛紧紧地合住了，成了两个黑洞；龇着牙咧着嘴，好像在吓唬我。

母亲跪在他身边，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梳子，为父亲梳着头发。

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，自言自语着，眼泪不停地从她肿大了的眼睛里流出来。

姥姥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她也在哭，浑身颤抖，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。

她要将我推到父亲身边，我不愿意，我心里害怕！

我从没见过这种阵势，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惧怕。

我不明白姥姥反复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：

“快，和爸爸告别吧，孩子，他还不到年纪，可是他要死了，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一向信服我姥姥说的每一句话。尽管现在她穿一身黑衣服，显得脑袋和眼睛都特别的大，挺奇怪，也怪好玩。

我小时候，得过一场大病，父亲看护着我，可是后来，我姥姥来了，她来照顾我了。

“你是哪里的呀？”

我问道。

“尼日尼，坐船，不能走，水面上是没法走的，小鬼！”

她回答。

在水上不能走！坐船！啊，真是太可笑了，真有意思！

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长着大胡子的波斯人；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；顺着楼梯，可以滑下去，如果摔倒了，就会头向下栽下去。

所有的这一切我都十分熟悉，可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水上上来的人。

“我为什么是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！”她笑着说道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喜欢上这个和气的老人了，我希望她带着我立即离开这儿。

因为我在这里实在太难受了。

母亲的哭号让我心神不定，她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，她一向是严厉的。

母亲人高马大，骨头坚硬，手劲儿特大，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的。

但是现在不行了，衣服歪斜凌乱，乱七八糟地；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贴在头上，像个亮亮的大帽子，现在都垂在赤裸的肩上，她跪在那儿，有些头发碰到了爸爸的脸。

我在屋子里站了好半天了，但她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，泪水不住地流。

门外头站着些人，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，也有警察。

“好啦，快点收拾吧！”

警察不耐烦地吼道。

窗户用黑披肩挡著，来了一阵风，披肩给吹了起来，抖抖有声。

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。我们玩着玩着，忽然天上一阵雷响，吓得我大叫。

父亲哈哈地笑起来，用膝盖挡住我，大声说道：“别怕，没事儿！”

想到这儿，我忽然看见母亲正费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，可却没站稳，仰面倒了下去，头发散在了地板上。

她双目紧闭，面孔铁青，也如父亲似地把嘴一咧：“滚出去，阿列克塞！关上门。”

姥姥一下子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，痛苦地叫着，把牙咬得山响。

姥姥看着她在地上爬着，听着她快乐地说道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”

“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瓦留莎，要挺住！”

真是太可怕了！

她们在父亲的身边爬来爬去，来回碰着他，但他一动不动，似乎还在笑！

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老半天，母亲有好几次站了起来但是都又倒下了；姥姥则像一个黑皮球，随着母亲滚来滚去。

忽然，在黑暗中，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！

“噢，感谢我主，是个男孩！”

点上了蜡烛。

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，或许是我在角落里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

我记忆中可以连上去的其他的印象，是在坟场上荒凉的一角。

下着雨，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，看着他们将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里。

坑里都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已经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站在坟边的，有我，姥姥，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

雨点不停地打在大伙儿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

警察下了命令道。

姥姥又哭了起来，用一角头巾掩着鼻子。

乡下人立即弯下腰，往坑里填土。

土打在水里，哗哗直响；那两只青蛙打棺材盖上跳了下来，沿着坑壁往上爬，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埋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阿列克塞！”

姥姥拍拍我的肩膀，我挣脱了，我不愿走。

“唉，真是的，我的上帝！”

我不知道她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。她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坟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刮起风来，雨被刮走了。

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，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。

姥姥领着我，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中间，走向远处的教堂。

“你为什么不哭？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走出坟场的围墙的时候，她说。

“我没想哭。”

“噢，不想，那就算了，其实不哭也好！”

我极少哭，哭只是因为受了气，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。

我只要一哭，父亲就会笑话我，而母亲则会严厉地斥责我道：“不许哭！”

我们乘着一辆小马车，行驶在肮脏的街道上。街道很宽阔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

“那两只青蛙还会出来吗？”

“大概出不来了，可你知道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

不管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么经常地念叨过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姥姥、母亲与我一同上了一艘轮船。

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，裹着白布，外头缠着红色的带子，静静地放在一张小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上，从小小的窗户往外望，泛着泡沫的浊水往后退着，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敲在窗户上。

我本能地跳起来。

“噢，不用怕！”

姥姥用她那双温暖的大手将我抱了起来，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。

水面上雾茫茫的，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，立刻就又消失在浓雾之中了。

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艘抖，只有母亲，双手枕在艘后，靠船立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她脸色铁青，双唇紧闭，一声不吭。

她成了另外的人，连衣服都变了，我感觉得她越来越陌生。

姥姥经常对她说：“瓦莉娅，吃点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不好？”

母亲仿佛没听见，还是一动不动。

姥姥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，但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许多，可也很小心，似乎还有点胆怯似的。

她似乎是有点怕母亲，这使我和姥姥感觉上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多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

母亲忽然愤怒地叫道。

什么？萨拉多夫？水手？真奇怪。

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，他穿着一身黑衣服，手里拿着个木匣子。

姥姥接过木匣，将小弟弟的尸体装了进去。

她伸直了胳膊抱着木匣走向门口，可是她太胖了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小小的舱门。

她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瞧瞧你，妈妈！”

母亲叫了一声，抢过棺材，她们俩走了。

我还在船舱里，打量着那个穿黑衣服的人。

“啊，小弟弟死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是哪个？”

“我是个水手。”

“那萨拉多夫呢？”

“是个城市。你看，窗外头就是！”

窗外的雾气里时而显现出移动着黑土地，像是刚从大而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片儿。

“姥姥呢？”

“去埋你那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埋在地下吗？”

“不埋在地下又埋在哪儿？”

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进去了两只青蛙的事。他把我抱起来，亲了亲。

“啊，小孩子，有的事你还不懂！”

“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，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啊！”

汽笛呜呜地响着。

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因此并不害怕。那个水手赶紧把我放下，跑了出去边跑边说：“得快，得快！”

我不由地也跟着他跑了起来。

门外，晦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楼梯上镶的铜片反着光。

朝上看，一些人背着包袱，提着提包在来回走动。他们要下船了，我也该下了。

可当我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，有人对我嚷了起来：“这是谁的孩子啊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。”

人们摸着我、拍着我，搞得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最后那个白发的水手跑了过来，把我抱起来说：“噢，他是打舱里跑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来。”

他将我送回到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吓唬着我：

“再乱跑我要打你了！”

我呆呆坐着。

头顶上的脚步声、人声慢慢安静下来，轮船也不响了，更停止了打颤。

船里的窗户外头立着一堵湿漉漉的墙，舱里黑乎乎的，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就这么永远地被扔在了船上？

我去开门，打不开，铜门把手根本无法开动。

我抓起装牛奶的瓶子，拚命往门把手砸过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沿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。

我非常沮丧，趴在包袱上，悄悄地哭了起来。最后，我含着泪水睡着了。

轮船的噗噗的颤动将我惊醒，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像是

小太阳。

姥姥坐在我身旁，皱着眉头梳着头，她不停地自言自语。

她的头发特别多，密密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、膝盖，一直耷拉到地上。

她用一只手将头发从地上抓起来，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。

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，黑眼睛气愤地盯着前面的头发；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里得很小很小，里得十分可笑。

她今天不怎么高兴，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会这么长时，她的语气还像昨天一样的温柔：“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是他在让我不停的梳这该死的头发！”

“年青时，这是我可供炫耀的宝贝，可现在我想诅咒它了！”

“睡吧，我的宝贝，天还早着呢，太阳才刚出来！”

“我睡不着了！”

“好，睡不着就不睡了，”她立即就同意了，一面编着辫子，一面看了看躺在沙发上睡着的母亲，母亲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活像块木头“好了，你说说，昨天你为什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？小声告诉我！”

她说得温和甜蜜，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，我也听清了每个字。

她笑的时候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，闪出一种难于言喻的快乐，她牙齿雪白，耐孔虽然有点黑，可依然显得很年青。

最煞风景的大约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、红鼻头了。

她一下子自黑暗中把我带了出来，带进了光明，还为我周围的东西披上了美丽的光环！

她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我与她最相知！

她无私的爱引导着我，使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

不丧失生的勇气！

40年前的这些日子，轮船这样缓慢地前进着。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，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初那美好的日子。

天气转晴，我和姥姥一整天在甲板上坐着。

伏尔加河静静的流淌着，秋高气爽，天空清澈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

桔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慢慢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隆隆作响。

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。驳船是灰色的，好像只土鳖。

船移景走，两岸的景致时刻都发生着变化，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还有飘在水面上的那些金黄的树叶。

“啊，这好美啊！”

姥姥容光焕发，在甲板上踱来踱去，兴奋地睁大了眼睛。

她偶尔停住，立在那儿，看着河岸发呆，她双手交叉放在前胸，面带微笑，眼含泪水。

我拉了拉她的黑裙子。

“噢，我大概睡着了！”她一惊。

“你为什么哭呢？”

“亲爱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我太快活了！”

“我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活了60个年头了！”

她闻闻鼻烟，开始对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妖魔鬼怪，还有圣人贤士。

她的声音非常小，脸紧紧贴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让人兴奋的力量。

她讲得流畅自然，非常动听，每次她讲完了，我都会说：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好，就再讲一个！”

“有一个灶神爷，坐在炉灶里，面条儿一下子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哎哟哎哟地直叫唤：“哎哟，疼啊，我受不了啦，小老鼠！”

讲着，姥姥抬起一只脚，摆动着，装着非常痛苦，好像她就是那个被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爷。

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，都是些留着胡子的男人。

他们夸奖姥姥讲得好，都要求：“再讲一个，老太太！”

还说：

“走，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！”

餐桌上，他们请姥姥喝伏特加，给我吃西瓜，还有香瓜。

不过，这一切都是背着人进行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，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，他看见了就会毫不犹豫地抢过水果来扔到河里去的。

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，上面钉着请扣子，整天喝得醉熏熏的，人人都躲着他。

母亲很少上甲板上来，她一直躲着我们。

母亲身材高大而挺拔，面孔铁青，辫子粗又长，盘在头顶上，像王冠像的。

她永远沉默，好似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，她那一双和姥姥一模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好像永远在自遥远的地方冷漠地打量着人世。

她曾经讽刺地说：

“妈妈，别人可都笑话你呢！”

“我不在乎，只管笑话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

我的头脑中还清楚地记得，姥姥一看见尼日尼，就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。

她兴奋地拉着我来到船舷边，大声地说：

“你瞧瞧，啊，多美呀！”

“那就是尼日尼，天哪，就像神仙住的地方！”

“你看，那是教堂，好像是在天空中飞翔！”

她兴奋地快流出泪来，劝说着我母亲：

“瓦留莎，你快来看看啊？”

“你大概把这地方忘了吧，快看看呀，你会高兴的！”

母亲很勉强地笑了一下。

轮船停泊在了河中央。

河上挤满了船只，成百根桅杆伸向天空。

一只挤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，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，爬到了轮船上。

有一个矮胖的老头儿走在最前头，他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胡子是金黄色的，鼻子是勾着的，眼睛是绿色的。

“爸爸！”

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叫一声，扑向了他的怀里。

他抱住母亲，亲吻着她的脸，声音很尖地叫着：

“噢，傻孩子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唉，你们这些人啊！”

于此同时，姥姥则仿佛是个转起来的陀螺，一眨眼间就和所有的人拥抱、亲吻过了。

她将我推到大家面前：

“噢，快快，这是米哈洛舅舅，这是雅可夫舅舅，这个是娜塔莉娅舅妈，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，而表姐叫卡杰琳娜！”

“咱们全是一家人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多？”

姥爷问姥姥道：

“身子怎么样，我的老妈妈？”

“他们互相吻了三下。

姥爷将我从人堆中带了出来：

“你是什么人啊？”

“我打阿斯特拉罕上来，从船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噢，天啊，他说的是什么呀！”姥爷问我母亲，没等我回答，就一下推开了我：

“啊，看看，颧骨和他父亲长的一模一样！好了，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顺着斜坡往上走，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，路的两侧长满了野草。

姥爷同我母亲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。他的个儿头很小，刚好到母亲的肩膀，他走得很快，而母亲则像在空中漂着似的，俯著看她的父亲。

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：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，他像姥爷一样干瘦干瘦的；雅可夫舅舅的头发则是浅色的，打着细小的卷儿。

还有几个胖胖的女人，穿得十分鲜艳；6个孩子走在最后面，默不作声。

跟我在一起走的是姥姥和小个子舅妈娜塔莉娅。

舅妈脸色苍白，绿眼睛、大肚子，走起路来十分吃力，常常停下来歇着，喘着气：

“哎哟，我可是走不动了！”

“唉，他们干嘛也让你来啊？真蠢！”姥姥骂道。

走在这群人之中，我感到十分孤独，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，连姥姥也变了，跟我疏远了许多。

我最不喜欢姥爷，我感觉到了他身上的敌意。我有点怕他，但还有点好奇。

上了坡，就是大街。

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耸立在面前。粉红色的油漆已经十分肮脏了，房檐极低，窗户是凸出来的。

只看外观，你会感觉里面地方很大，但里面分成了许多间小房间，特别拥挤。

到处都是人，大家好像都在发脾气，怒气冲冲地冲来冲去，孩子们就像一群麻雀，窜来跳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非常难闻的气味。

院子中挂满了湿漉漉的布，地上到处都放着水桶，里面的水五颜六色，也泡着布。

墙角的一个矮得贴了地的房间里，炉火烧得很旺，什么东西开了，在咕嘟嘟地响着，一个看不见影子的人嘴里叫着些古怪的词儿：

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硫酸盐。”

2

如今回忆那段时间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我努力想或许是我记错了，不是真的，可是事实终究是事实。

那是一段由一个天才讲的悲惨故事，离奇而且黑暗的生活中充满了残酷。

我不是仅仅在讲自己，我讲的那个狭小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景象，是一般的俄国人曾经有过，直至眼下还没有消失的真实生活。

姥爷家中充满了恨，大人之间的一切都是用仇恨来联系的，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。

后来打姥姥那儿我才知道，母亲来的时候，她的两个弟弟正强烈逼迫姥爷分家。

母亲带着我突然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，这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强烈。

他们怕母亲朝姥爷讨回她本应该得到的那份嫁妆。那份嫁妆因为母亲不尊父命而结婚被扣下了。两个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应当归他们所有。

除这之外，当然还有些别的事情，例如由谁在城里开染坊，又由谁到奥卡河对岸纳维诺村去开染坊，等等等等，他们闹翻了天。

我们才到几天，在厨房里用餐时就引发了一场争吵。

刷地一下，两个舅舅都站了起来，俯身向前，指着桌子对面的姥爷大叫，狗叫般地吠出了牙。

姥爷用饭勺打着桌子，脸涨得通红，公鸡打鸣似地叫道：“全给我滚出去要饭！”

姥姥痛苦地说道：

“行啦，都分给他们吧，分光拿净，省得他们再闹！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，全是你惯的！”姥爷个头虽小，声音却出奇地高，震耳欲聋的。

我的母亲立起来，走到窗前。背对着大家，一声不吭。

这时，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抡圆了胳膊脸了他弟弟一个响亮的耳光！

弟弟抓住他，两个人在地上打成了一团，喘息着、叫骂着、呻吟着。

孩子们都吓得大哭起来。

挺着大肚子的娜塔莉娅舅妈死命地喊着、劝着，我母亲愣是把她给拉走了。